

目 次

彭总是谁？	1
小石宝和他的奶奶	3
老羊倌和小羊倌	11
“可甜哩”	17
彭总在麻田	21
哭声	31
小镜头	35
彭总身边的小兵们	40
彭总的脾气	44
彭总在挂甲屯	51
兄妹争灯	61
红围巾的旅行	66
芳芳和小景山	74
长伢子	86

彭总是谁？

少年朋友们！彭总是谁呢？你们知道吗？彭总就是彭德怀。彭德怀又是谁呢？还是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就真傻。算了吧，不问啦，我把我知道的一星半点对你们说说吧。

要说明白他呀，唉！可真是不容易，也不难。为什么又是不容易又是不难呢？这不是自相矛盾吗？不！听我说吧。不容易的是，他的故事太多了，正象他自己对他的老伴说过的：“我这一辈子遇上的那些故事，几本书也写不完呀！”可惜的是，他那些故事，他一个字也不对人说，对老伴也不说。现在，他那些故事，伴随着他的生命，装进一个小小的骨灰盒里面去了，他被“四人帮”迫害致死了。但是，在我们祖国的地球上，他走过了许多的地方，这些地方都有他一串串深深的脚印。他呀，他的脚印不在雪山草地上，也不在泥土的道路和山石上。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淋，那些脚印早就不见了，当时，就被别人的脚印踏过了，没有了。彭总呀，他的

脚印留在了人民的心中，和他的战友、战士的心中。只要你到他住过的村庄去问一问人民，他呀，他就活灵活现地又站在你的面前了。在人民的心中，他是不会死的，他活着，活着，应该活在世世代代人们的心里。

我走访的地方太少、太少了，就在这不多的几处地方，每当我听完他的一些故事，我就大吃一惊地想：彭总哟！原来你是这样，是这样。曾经强加在你身上的一切诬陷之词，立刻被暴风雨般的人民的声音冲洗干净了。

彭总发动平江起义，就是为了受苦的人民，后来他当了红军的前敌总指挥、八路军副总司令、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，解放后，当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总司令，国防部长，还是一个元帅。他那一双深沉的眼睛，始终是在寻找人民的疾苦，他那一双灵敏可敬的耳朵，处处在探听人民的呼声。他到死也没有变。他为人民拚死地战斗，渡过了多少生死的关口，打了多少胜仗。他为人民日夜辛勤地工作、学习、劳动、调查研究。当他被罢了官，搬出中南海，双手交出他的元帅服时说：“一旦国家有难，还是哪里的仗最难打，哪里的路最难走，哪里最困难我就到哪里去。”

亲爱的老帅呀！历史是无情的，它已经为您作出了公正的结论。下面还是让我说说彭总的故事吧！

小石宝和他的奶奶

一九二八年四月，彭德怀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那时，他是国民革命军唐生智部独立第五师第一团的团长。这年夏天，天气闷热得使人出不来气。彭德怀和地下党的领导同志们，又紧张又细致地布置好了平江起义的各项工作，天快黑了。他好歹吃了一碗饭，就走到板栗园来散步，他的心情仍然象火烧着似的不平静。起义中会发生什么问题呢？他仍在思考着，这是关系到多少人生命的大事呀。忽然，他望见不远处许多士兵在抢救一位老奶奶，这才打断了他的思考，他立刻火急急地跑上前去询问士兵们。

这位老奶奶住在平江城外五里路的岬山冲，她姓石，孙子叫石宝，村里的人们就叫她“石宝奶奶”。前一年春天，恶霸地主王立人，为了霸占她仅有的两亩山地，把她的老伴和儿子活活打死了。她的儿媳妇又气又恨又没有办法，就把心一横上吊死了。一家五口转眼之间只剩下十七岁的小石宝，和他七十来岁的奶奶。

这还不算完，石宝和奶奶正哭得死去活来，王立人为了斩草除根，又串通了“清乡队”，把石宝说成是“共匪”，捆绑起来关进了县监狱。奶奶拚上老命追赶，只有挨打挨踢，哪里还能追得回来。王立人说，已经把石宝定了死罪，等吃罢了土地婆的生日酒，就要开刀杀头。石宝奶奶觉得实在没法活了，求神拜佛都无用，她就一头扎进了汨罗江。正巧，彭德怀团长的士兵们路过看见了，就跳下水，把她救了上来。抢救多时，她仍昏迷不醒，士兵们都在着急。

彭德怀团长听罢了士兵的报告，望着老人的惨状，他难过得心如刀割，立刻跑步去叫来军医，给老奶奶打针、灌药、按摩。

石宝奶奶苏醒了，睁开了眼睛。那双痛不欲生的眼睛突然睁圆了、发直了，她望见身边全都是国民党的官兵。她二话不说，拚命挣扎，站起来又向江边跑，她还要去跳江寻死。士兵们挡着她，彭团长伸出有力的大手拉住了她。他硬是又小心又强迫地把她扶进自己住的屋内。

老奶奶坐在凳子上痛哭起来，她不望彭团长而望着旁边说：“我们穷人几时才有救星？我天天盼，日日望，总盼望穷苦人能有个救星。我敬神烧香几十年，都没有用场，明天我的孙儿就要死了。”她哭得更厉害了。

彭团长急忙摇着她的肩膀问：“莫哭，快告诉我，他们明天什么时候杀害你的孙儿？”老奶奶带着哭声说：“中午，吃罢了土地婆的生日酒，就是常说的午时三刻哟。”她哭得出不来气了。

彭德怀想，明天起义的时间是上午十点钟，正赶在反动派杀人之前。他想了又想，算了又算，高兴地对老奶奶说：“老奶奶你放心，你的孙儿明天不会死的。”“不会死？”石宝奶奶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她止住哭，一把抓住彭团长说：“莫非你还会算命？要不然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死呢？”彭德怀很耿直，从来不会说假话，可是这时候，他决不能事先暴露起义的机密。他望着老奶奶满怀希望的眼睛，只能说：“老奶奶，我会算命，而且比关帝圣君，比观音老母还灵验呐。”石宝奶奶一听，更有希望地问：“你说说，哪方来了大救星？”彭团长想了想，随便应付她说：“是东方来的大救星。”

老奶奶仔细地端详着彭团长，只见他有一双无限忠厚诚实的眼睛，老奶奶越看心里越踏实，她不想死了，高兴地告别了彭团长，回到家去等待孙儿石宝回到自己的身边来。

第二天就是一九二八年的七月二十二日，士兵们都集合在天岳书院的广场上等着。彭团长带着警卫士兵大步走来了。他穿着一身粗布军装，健步走上讲台



说：“今天我们去执行一项光荣的革命任务，去解决屠杀我们工农弟兄的反动武装，打倒土豪劣绅。我们不再当军阀的看门狗，我们要为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奋斗！”

他这强有力的声音，士兵们一听立刻精神振奋起来，个个咬牙切齿，早就恨透了那些屠杀人民的刽子手们。接着，彭团长给各路布置了具体的任务。有的去攻占县政府，有的去攻打监狱，共分四路出发了。

石宝奶奶在家里等了整整一个上午，太阳已经快要升到头顶上了，还不见孙儿回来。她急得呀，一颗心就象在滚水里煮着。正在这时候，城里突然传来猛烈的枪声。老奶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她还以为这就是枪杀石宝的声音呢。她向平江城的方向伸开双臂，绝望地大喊了一声：“石——宝——”就扑通一声昏倒在地上了。

在平江城里，起义的战士们冲进了伪县政府的监狱牢门，砸开了难友的镣铐。高声说：“弟兄们！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彭德怀团长的起义部队，我们是工农红军了，咱们是一家人，你们解放了。”“红军万岁！共产党万岁！”难友们声泪俱下地欢呼着。石宝急忙从起义士兵的手里接过一把大刀，和难友们一起奔向石巷口。可巧当头碰上了正在逃跑的恶霸王立人，石宝一见他，恨红了眼睛，举起大刀，一刀把他杀死了。

从狱中出来的一群青年跑进了团部，要求参加红军。忽然，一个洪亮的声音问：“你们当中有一个叫石宝的吗？”他就是彭德怀团长，他时时刻刻在想着要救出石宝呢。



石宝连忙走出来说：“我是石宝，你怎么知道我？”彭德怀团长笑了，亲切地抱住他的肩膀说：“你想当红军？”石宝说：“一定要当。”彭德怀团长说：“好！我可以批准你，不过，有两个条件。第一，你必须火速赶回家去看望奶奶。第二，你参加红军要征得你奶奶的同意。”

石宝一听，高兴得顾不上说什么话，转身就跑。彭团长叫住他，嘱咐说：“请转告你奶奶，昨天替她算命

的人本来不会算命，那人也从来不信神不信命，只是怕老奶奶寻短见，才顺着她的心思说了一个谎。你劝劝她，不要再信什么关帝大圣、观音菩萨了，世界上从没有什么救苦救难的天神。共产党才是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大救星。穷人要翻身，只有跟共产党走，拿起刀和枪，自己救自己。”石宝说了声：“记住了。”撒腿就跑了。

老奶奶不知昏迷了多久，一个声音唤醒了她：“奶奶呀奶奶！”老奶奶睁开眼睛，朦胧中看见了心爱的孙儿。她说：“哎呀！你是人还是鬼？”石宝摇晃着奶奶说：“奶奶呀，我是活着的人呀！”奶奶伸手抱住石宝，放声大哭起来。她一面哭一面念叨说：“我的孙儿呀！要不是那人算命灵验，我们婆孙只好到阴司里见面罗。”接着，她把昨天自己跳江被救，和那人算命的事说了一遍。

“咳呀，那就是彭团长呀，今天就是他发动起义救出了我们的。”石宝说着，摸了摸脑壳，望着奶奶说：“难怪他叫我火速赶回家来哟。”他也向奶奶叙说了自己回家前遇到彭团长的经过。奶奶想了想说：“啧啧！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人，他是个多么细心的好人哟！”说着，她又感动得哭了。石宝想起了彭团长的两个条件，试探地问奶奶：“我想跟彭团长当红军去，你答应吗？”

“去，去，去！”老奶奶连声说了三个去，她一把拉住

孙儿站起来，直奔平江城，亲自送孙儿找彭团长当红军去。彭团长是她一辈子碰上的最好的人。

石宝扛起了枪，在彭德怀领导的工农红军队伍里，投入了一场又一场的战斗。

老奶奶在家，日夜盼望着红军的胜利。



老羊倌和小羊倌

铁流两万五千里，
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，
苦斗十年，
锻炼成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。

.....

这是谁的歌声？这是什么队伍从南方来到了北方？噢！红军。一个个分不出官兵，都穿着草鞋，露着脚趾头。北方人围过来望着，大人孩子都望着，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队伍，这样露着脚趾头。这支队伍，一九三七年，东渡黄河，迎着芦沟桥日本鬼子的炮声，走哇，跑哇，来到了华北前线的太行山上。

山西武乡县有个王家峪村，这里驻进了八路军。人们都知道他们就是南方开来的红军，却不知道这是哪一部分。不多久，外村的人们在山坡、道路上，碰上王家峪的老羊倌和小羊倌，就悄声问：“你们村住着八

路军的朱总司令，还有彭德怀副总司令，你们见过吗？住在谁家？”老羊倌说：“俺村住着个老朱，没有个朱总司令。”小羊倌说：“都穿着一样的军装，不知道谁姓彭。咱一家子饿着肚子还没人管哩，管那些干什么。”

这村里有个地主叫魏林祥，这老羊倌和小羊倌就是给他家放着一大群羊。这是王家峪最大的一个羊群。小羊倌虚岁十七，叫赵连义，他每天盯着这群羊，越看越有气。

这一天上午，小羊倌赵连义，和五十岁的老羊倌正在村西的高坡上放羊。赵连义坐在坡上骂起来，他骂魏林祥，骂他是狗娘养的。骂着骂着，赵连义扭头一看，从西边的山坡上走来两个八路。走在前面的那一个，有四十来岁，他挺直着腰板和胸膛，还把两手背在后面，他个子不太高倒很魁梧。他身后跟着一个年轻的八路军，挎着盒子枪，都是南方口音。

老八路走近羊群一看，站住说：“嘿！这群羊放牧得很肥哟。”赵连义没好气地说：“哼！肥？我想都给他打死。”说着，他用牧羊铲铲起一大块黄土坷垃，狠狠向羊群打去。老八路说了一声：“哦！气不小。”就一下蹲在两个羊倌身边的黄土坡上了。他问小羊倌：“给谁放的羊？每年的工钱有多少？家中的生活怎么样？”赵连义抬头一看，从这老八路一脸的忠厚相、两眼的神情上，

看出他是在真诚地关怀自己。赵连义还没有见过这样的人，他满肚子的气恨和委屈，一下子涌到嗓门上来。他忍不住地说：“工钱？全年只给七斗粮食，还七扣八扣，总是给不够数。生活？还有生活？一家子饿不死也活不好，我三哥十三岁给他们放羊，被他们一脚踢死了。”接着，他一件一件地诉起苦来，说魏林祥有多么可恶。老八路听着听着，那双明亮的眼睛里冒出火来了，他握紧拳头说：“你们要斗争嘛，斗争才能翻身。”赵连义说：“斗争？啥个叫斗争？”老八路一咬牙，把他的两个拳头握紧，往一块一碰一碰地说：“这就是斗，斗。斗，就是为了争，争公平，争合理，争活命。”接着，他详细地讲解起斗争的道理和方法来。

老羊倌越听越害怕，怕得罪了地主失去自己的饭碗，他恐惧地向四外一看，悄悄溜到坡下，放羊去了。老八路察觉了他这一走的意思，用怜悯的目光望着他的背，停止了说话。赵连义正听在劲头上，他抱住老八路的胳膊说：“你讲，你讲，快点讲。”

七天以后，在二十里外的韩村，要召开这一片村庄的羊工大会。新选出来的村干部，派赵连义当代表，去参加羊工大会，王家峪村只派了他一个人。赵连义睁大了惊奇的眼睛，越想越奇怪，这么多放羊的，咋就派上我了？我还这样小？啥个叫开会？我还不知道哩。

好！去就去，反正就这一把瘦骨头。

出了村走在路上，他忽然想到，叫我去，是不是那一天和我说话的那个老八路的意思呢？要不，咋就叫我去？他又是谁呢？

大会有二十五个村的三十名羊倌参加，一共开了二十天。首先是每一个羊倌诉苦，然后由一名八路军干部给他们讲解什么叫剥削，怎样斗争求解放。赵连义越听越觉得奇怪，他想，为啥这个人说的话和俺村那个老八路讲的道理一模一样呢？难道他们是兄弟？他们是一个村的？要不，就是他们的姥姥家同在一个村？咳！不管他们是什么关系，反正他们讲的都在理。赵连义越听越有了勇气。这个会实际上是一个训练班，参加会的人回去就要组织和领导斗争。

王家峪村的减租减息，和增加工资的斗争，就是从羊倌这里开始的。赵连义把全村的羊倌组织起来，他也讲了话，立刻就满腔怒火地第一次冲进了魏林祥的砖门楼。他们把魏林祥拖出来，开大会讲道理，算他残酷的剥削账。在刚成立的村支部和八路军前方总部的许多同志帮助下，他们的斗争胜利了。有的分了不少粮食，有的分了几只羊。这一算账，把魏林祥的一群羊都算给了羊倌们。从此，赵连义和老羊倌放的羊就是自己的了。

有一天，赵连义和老羊倌又在山坡上放羊，那个腰板挺直的老八路，和挎盒子枪的年轻八路军又向他们走来。老八路笑眯眯地坐在他们的身边说：“这一下可高兴了吧？满意了吧？达到目的了吧？”赵连义连连点着头说：“高兴了，满意了，达到目的了。”他盯住老八路看呀，看呀，忽然高声说：“噢！咳！在背后出主意指派我去参加羊倌大会的，就是你吧？”老八路望着他，满脸是憨厚、聪明的笑容。他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老羊倌和小羊倌一

下子明白了。

小羊倌赵连义说：“嘿！你说话还真算数哩，说叫我们翻身，没过七天就干起来了，你是干啥的？”

老八路没有回答他的话，接着又问他：“达到目的



了，你今后干什么？”赵连义说：“咱好好放羊呗。”老八路说了声：“不！这不够。”又对他们讲起抗日和革命的更深刻的道理来。

这一次老羊倌不溜了，也不怕了。他放羊的时间最长久，一算账，他分到的东西也最多。他满脸是感激和信任的神情，眼睛里边还含着泪水，出神地望着老八路，听他讲话。

羊儿在周围安静地啃草，老羊倌和小羊倌在安静地听老八路讲话。他们还不知道这人是谁呢！老羊倌只说了一句：“你真是个好人。”

八路军前方总部走了以后，他们才知道他就是彭德怀副总司令。从此，对他的怀念也就更深沉、更长久了。